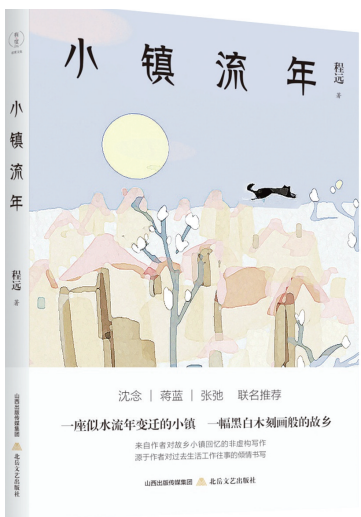


记忆的地理学与情感的考古学

——读散文随笔集《小镇流年》

孟庆璐



《小镇流年》

程远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程远和郭鸿是在一个叫“树基沟”的小镇上一起长大的发小，而郭鸿是我的同事兼好兄弟。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好兄弟。就这样，我与程远渐渐熟络起来。多年以后，“树基沟”从他口中那个鲜活的地理名词，变成了《小镇流年》上的字字句句，成为一个时代记忆的舞台。

当我看到这本《小镇流年》时，我们早已走过那段纵酒不知深浅、勾肩搭背畅谈的青春时光。岁月磨平了激情的棱角，成熟成了我们面对世界的面具，再难轻易向人袒露心声。而写作，或许是最好的表达——正如这本《小镇流年》，它内容真实，文字有力，情感含蓄而饱满，张弛有度。这样的叙事，是一个历经北方风雪洗礼而不失真诚的程远，对逝去岁月最深情的致敬。

《小镇流年》远非一般的散文集，而是一部用文字精心绘制的“记忆地图”。它以东北小镇“树基沟”为原点，辐射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故乡。书中那些看似平常的地名——前山、后山、车站、南岔、北岔，在程远笔下不再是冰冷的地理符号，而是承载生命温度的情感坐标。这些地名如同老照片，被程远用文字重新冲洗、装帧，最终完成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长卷。

如何在历史的“真实性”与“抒情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每个写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程远的散文风格，令人联想到美国非虚构写作大师约翰·麦克菲对“地方感”的执着描绘，同时又蕴含着中国古典散文的抒情传统。麦克菲的作品始终围绕“地方感”展开，强调人物与环境的相互映照，以及人在空间中的自我定位。程远对“树基沟”细致入微的描写，同样构建出独特的“地方感”叙事，这源于他对那片土地及生活的那群人，有着深沉的洞察与情感。

程远的文字不事雕琢，没有华丽的修辞堆砌，却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真诚。这种“自然”，并非随意，而是千锤百炼后的返璞归真。在《父亲在天上》《母亲的记忆》等篇章中，他以近乎白描的笔法，勾勒出父母

的形象：严厉的父亲、坚韧的母亲。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平静的叙述中让读者感受到情感的暗流涌动。

《小镇流年》的魅力，不仅在于个人记忆的还原，更在于它对一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唤醒。书中写到的“合社”“粮站”“礼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北方小镇的共同符号。程远用细腻的笔触，将这些场所还原为鲜活的生活现场，而非冰冷的历史标本。如同美国作家舍伍德《小城畸人》中以小镇为背景书写平凡人物的命运，程远笔下的角色——小满子、侯振刚、邵守红、祁亚轩等，都不是英雄，却各自闪耀着生命的光芒。他们喝酒、写诗、谈理想，经历矿难、背井离乡……他们是时代的微尘，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小镇流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它既非纯粹的抒情散文，也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文学，而可称之为“非虚构叙事散文”。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散文对“美文”的追求，更注重叙事的真实性与情感的穿透力。程远在书中不追求语言的华丽，而着力于情感的深度与叙事的力度，这与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提倡的“平面写作”异曲同工——用最朴素的文字，书写最深刻的人性。

年少时的“轻狂”因其“少年”底色而显得珍贵。当被岁月和社会打磨得不再轻易袒露心声时，我们学会了选择和克制。程远选择了写作，他在《小镇流年》中展现的情感是克制的，但克制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在《车站》一文中，他写火车司机李运华：“某年夏天，他用菜刀将妻子杀害。大人们说，李运华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也很仁义。我们矿上，至此少了一个火车司机。”寥寥数语，没有渲染，却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用最平实的语言，刻画最震撼的场景，这种叙事的“克制”，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与思考空间，仿佛走进“树基沟”的防空涵洞，唯有穿越黑暗，方能见到光明。

小镇不老，流年有声。在我读来，《小镇流年》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精神的归乡。程远用他的笔，为我们重建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小镇，也为我们找回了一段被遗忘的时光。这本书，是献给故乡的挽歌，也是写给一代人的情书。正如他在题记中所说：“这是一本献给故乡的书。”而这本书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怀旧，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档案。“树基沟”，因《小镇流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岁月何以流金

黄丹丹

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记忆已成为奢侈的珍藏。当海量资讯如潮水般冲刷我们的日常，能在记忆驻留的又有几许？阅读赵东升先生散文集《岁月流金》，令我想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句话：“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睛。”他的文字，宛若潜沉在湍流之河中光滑的卵石，温润而不失棱角。这部关于记忆的散文集，嵌入存在的哲学沉思，异于寻常回忆录，乃刻录时代与个人生命经验的“存在之书”。

记忆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基石。《岁月流金》这部书稿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它展现了记忆的炼金过程。赵东升先生不是简单地记录过往，而是以当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对个人经历持续进行精神蒸馏，以完成一场记忆的提纯。

在《求学萍踪》一辑中，展现在我眼前的不仅是一个寒窗苦读学子形象，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那个物质贫乏、知识饥渴的年代，多少农家子弟将改变命运的渴望寄托在书本之中。这种记忆的升华，使私人叙事获得了公共价值。

通观《教坛纪事》全辑，最打动人心的是字里行间流淌的教育热忱。作者没有以宏大的理论说教，而是通过鲜活的细节，展现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赤子之心。可以说，赵东升先生所记录的十二年从教历程，不仅是他个人经历，也为中国教育发展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为理解当代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种以细节承载情感、以个体折射群体的叙事方式，令我想到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

当翻开第三辑《案牍劳形》，我读到的不仅是行政事务的繁琐和沉重，更是一个文化人在体制内呕心沥血、持之以恒的精神跋涉。那些与余秋雨等文化名流的交往片段，恰似在世俗生活中开辟的精神绿洲。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自己从教师到公务员的身份转换，在行政岗位上经历的种种考验。这些文字不仅是简单的职场回忆，更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微观图景。在规制的行政环境中，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化的尊重、对民生的关注。这种精神品质，使他的公务员生涯超越了简单的职业经历，升华为一段彼此成就，富有哲理意味的生命历程。其中《我与余秋雨先生的三次交往》是全书最具文化厚度的篇章。作者以细腻笔触记录了一位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与基层官员的真诚对话。余秋雨对八公山保护的尖锐批评与建设性意见，Z县长的快速反应与诚恳回应，真实再现了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行政思维的精彩碰撞。这场跨越三年的交往，最终促成了八公山生态环境的切实改善，充分展现了文化批评的现实力量。如今，作者通过还原当年风靡一时的公众话题，流露出对寿州文化和文化寿州的痴迷和神往。

《激情岁月》一辑为这部书稿赋

予了特殊的历史价值。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寿县巨变。从新城区建设到新桥国际产业园开发，从高铁站落地到江淮运河通航，从楚文化博物馆横空出世，到全县各类重大项目陆续建成，这些文字已然超越了个人工作回忆的范畴，俨然一部具有历史温度的地方发展志。在这里，统计数据被赋予了血肉，政策文件转化为了生动叙事。这些记载保留了珍贵的历史细节，记录了一个建设者、亲历者、见证者的心路历程——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那些力排众议的坚持，那些看到蓝图实现的欣慰……这种将客观历史与主观体验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为地方志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余韵怡情》则展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境界。作者公务之余钟情文学，时有著述；退休后并未停止思考，而是将生活转化为更纯粹的观察和书写。他笔下的田园生活、诗词创作、往事追忆，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退思”境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赵东升先生的“退思”乃是积极的沉淀和正向的表述，而非消极的避世和负面的怨尤。《父爱沉沉两情牵》《金风吹来的时候》《鸿爪雪泥忆旧踪》等篇章中关于亲情的书写，既是对生命来处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存在意义的深刻叩问和自省。这些文字中流露出的淡然与通透，这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领悟与豁达，骨子里与中国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赵东升先生的人生是一部多声部交响曲。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他传承文明薪火；作为公务员，他参与社会治理；作为建设者，他见证城市变迁；作为书写者，他镌刻时代记忆。这种多元身份的转换与融合，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生存状态。《岁月流金》，将零散的记忆组织成有意义的整体。对于未来，它是保存记忆的时光琥珀；对于现世，它又像一面澄明之镜，照见个体生命与时代洪流的关系。在这个快速消费记忆的时代，如此沉静而深刻的书写，将平凡的岁月淬炼成金，应该说这是当下难能可贵的文化坚守。



《岁月流金》

赵东升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5年11月出版